



秦启宗
(1933-2009)

秦启宗教授生平简介

秦启宗教授，1933年出生，籍贯浙江宁波。1950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19岁参加中国共产党，20岁自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6岁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被调到原子能系任副系主任。1978年任副教授，1985年任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复旦大学激光化学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三、二十四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上海原子核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物理化学委员会委员，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辐射化学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化学物理学报》、《量子电子学》和《核科学与工程》等刊物的编委。

1956年，秦启宗教授负责建立化学动力学专门化实验室。1959年到原子能系后，负责建立放射化学专业，为培养当时急需的放射化学人才作出了杰出贡献。1976年后，秦启宗的研究方向转向当时国际上的新兴边缘学科—激光化学和微观反应动力学。创建了激光化学实验室，并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科研任务，使复旦大学的激光化学研究在国内外有了一席之地。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教委优秀科技成果奖，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以及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等。在世纪之交，他又在国内首先开展了电化学的一个新领域—全固态薄膜锂离子微电池的研究，并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全固态无机电解质薄膜锂电池。

进入21世纪后，秦启宗教授在获悉中央领导同志对我国核科学技术的落后现况做出重要批示后，主动联络召集原物理二系的一批热心教师开始了实际的准备工作。在学校和有关单位的支持努力下，几年来他所倾力倡导推动的我校恢复核科技人才培养的心愿得以有了良好的结果，国家教育部批准并由国家投资我校恢复设立“核技术”专业；我校“核科学与技术系”正式挂牌并于今年9月招收了新一届本科生。

秦启宗教授对教学和科学事业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无私的献身精神，共发表科学论文250多篇，培养45位硕士，14位博士和6位博士后。

深切悼念父亲秦启宗教授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送别我们敬爱的父亲，庆贺他平凡而又灿烂的一生。

父亲一辈子兢兢业业从事教育事业，精心培养学生，关注他们在事业上每个成长阶段，希望他们取得最大的成功。桃李满天下是他一生的荣耀！他的学生尤其在核技术和国防安全领域都作出杰出贡献。这里让我们衷心感谢秦老师的学生们，你们的慰问电话，千里迢迢寄来的补品，尤其是你们诚挚的爱心和衷心的祝福，都是他勇气的源泉，平静地面对疾病的挑战直到最后一刻。在今后的日子里，每当你们成功的时候，请在心里和秦老师分享喜悦，他仍然会为你们骄傲的。

父亲一生热爱科学事业。虽然父亲从事科学的黄金时代是政治运动年代中渡过的，文革结束后他立即满怀热情地投身到科研事业。从放射化学转型到研究分子反应动力学，十年前他又开始从事材料，能源和电池的研究。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近年来他又开始重访核化学探究核能原的潜力。父亲关注中国的科学发展，让中国科学进军世界行列是他的夙愿！

父亲是一位忠实的复旦公民 - 他在复旦渡过近六十年，奉献了他的一生。从五十年代组建物理二系放射化学专业，九十年代筹资建造抹云楼和创建激光化学研究所，到近年筹建核能原教育基地，父亲总是默默地贡献出他的所有，淡漠个人的名利和成就。其实，复旦这片土地是父亲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几乎每天都会去复旦，直到被疾病囚禁在家里和病床上。如今，父亲平静地离开了我们，但是我相信在复旦仍然能够看见他遗留下来的身影 - 一位平凡的复旦人！

父亲是一位学生领袖 - 复旦化学系五三级大班长。步入花甲岁月后，他成为花甲老人的领军人物。父亲千方百计寻找失散的

老同学们，编辑了五三级通讯录，创办期刊，组织百年校庆聚会，召集北京奥运后五十五周年聚会。父亲的热情感染着老同学们，其实也耗尽他的体力。不幸，在北京聚会后不久，父亲就病倒了并立即接受治疗。年初，父亲出院回家疗养。在这期间，得到老同学们的多方鼓励和精神上的支持。随着病情的稳定，父亲又出版了一份期刊，报道北京聚会的盛况。暑假回家探望父亲，他告诉我们这是最后一期了。是的，父亲完美地完成了所有的心愿，安息吧！

父亲是一位无私的父亲，永远默默地关注子女的事业。我们姊妹俩人前后赴美留学，又分别在美国成家立业。日月如梭，一晃我们已离家二十多年。父亲和母亲相伴，默默走过这些年，无情的岁月把他们推入年迈。父亲一向喜欢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坚持在中国欢渡晚年。其实，父亲特别喜欢热闹，每次我们探亲回家都会带来欢乐的时光，同时离别也给父亲留下无限的失落。但是，父亲每次都是平静地送走我们，嘱咐我们安心工作。三周前，由于父亲病情恶化，我们先后回到上海来到他的病榻前。也许是亲情的力量，父亲渡过了难关，病情有所缓和。在病床上，父亲仍然记得我九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要组织一个重要的会议，便敦促我安心回去。临别之前，父亲预祝会议成功，告诉我我非常为我自豪！我答应父亲十月初再来看他，约定那时接他出院。临走之前，我情不自禁地握住父亲的手，他用力让我着实体会到父亲的力量。就这样，我留下自信的微笑，珍藏着父亲期待的目光，回到美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终于，会议圆满结束。回到家还没有来得及与父亲通话，噩耗传来，父亲安详地走了，悄悄地走了，我们子女终于没有如愿守护在他身边，为他送行。然而，与父亲共同珍藏的回忆将永远伴随我们渡过未来的岁月。我们会努力工作，因为我们的事业也是父亲的事业！

安息吧，我们敬爱的父亲！

秦冬